

矿工的“诗和远方”

马小君

离山西一千公里的山东烟台市东边,有一座狭长的海岛静静地依偎在近海海面上,这就是养马岛。岛上环境优美,风光秀丽,一座座风格各异的疗养院和度假村坐落在绿树掩映之中,其中就有我们西山煤电经营管理的一座疗养院。

这所疗养院的本名叫“山西煤矿职工接待站”,是上世纪80年代由山西煤管局牵头组建,由省内几家矿务局出资,由西山矿务局具体经管的一座煤矿工人疗养院。三十多年来,来自省内各局矿的职工不断前来疗养旅游度假,是山西煤炭系统远在黄海之滨的“矿工之家”。

养马岛东西长7公里多,南北宽1公里左右。据说当年秦始皇东巡时,看到岛上峰峦叠翠,草木丰茂,一群骏马在岛上嬉戏,赞到:“好一个养马宝岛!”遂封此地为“皇家养马岛”。并下旨各地派员进岛驯马,后来就直接叫养马岛。虽说是海岛,由于离陆地很近,有一座宏伟的跨海大桥与牟平县陆地连接,开车就可以直接过去。

疗养院设施依山而建,错落有致,美观大方。客房、餐厅、娱乐厅、公共浴室一应俱全。庭院栽满木花草,设有廊亭、护栏、石桌、石凳,弯弯的甬道,宛如江南园林一般。



养马岛的海水浴场疗养院也就一华里,沙滩松软,海水清澈,海底平缓。我们去游泳,都是提前在疗养院换好泳衣,披件外套就走。到了浴场,把外套、凉鞋往沙滩上一堆,就迈进清凉的海水中。伴随着涌动的海浪,我们尽情地舒展双臂,在万顷碧波中展示着自己的泳姿。

沙滩上,着各色泳装的游客们,三三两两围在一起。女士们撑着遮阳伞,细声地聊天;男士们用帽子盖住脸,让身体暴露在阳光下,享受着海滨的日光浴。孩子们则闲不住,他们在沙滩上追逐打闹,有的在低头盯着沙滩上窜来窜去的小螃蟹。那小螃蟹一会儿钻进沙

眼中,一会儿又窜出来,比孩子们还忙碌。沙滩的边缘,有几艘老旧的渔船静静地停放在那里,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陈年油画。被海水长期浸泡而发黑的船帮,耷拉下来的棕绳缆,斑驳陆离难以辨认的船舷号码,仿佛在诉说着那逝去的岁月,那曾无数次到远海深处经历的狂风巨浪。

养马岛的后海是另一番景象,这里水面辽阔,海天一色。岸边大大小小的礁石,阻挡着海浪的冲刷,湾内形成一汪汪的水潭,清澈见底。这里不能游泳,游客们挽起裤脚,在礁石上、在浅水

处,爬上爬下,戏水拍照。

疗养院的生活是温馨而悠闲的,只有早上是个例外。每天清晨,往往你一觉醒来,首先传到耳边的是远海归来的机动小渔轮那“哒哒哒哒”的马达声。那声音清脆、悦耳,一下子把你从黄土高坡的故乡或是机声隆隆的矿区,拉到了这黄海之滨的海岛上。

多年的退耕还林和绿化建设,整个海岛为绿色覆盖,环岛公路穿行其中,时隐时现。许多以海鲜为主打的酒店和渔家乐小吃,就立在环岛公路两边,游客们面朝大海,开怀畅饮,品尝着刚打捞上来的海鱼、螃蟹、螺蛳,美美地过一把海鲜瘾。

疗养院有旅游大巴,院方一般都会组织外出旅游,主要去两个景点:西边的蓬莱阁景区和东面威海卫的刘公岛。到蓬莱,可以一睹当年“八仙过海”的圣境,幸运的话,也许能看上虚无缥缈的“海市蜃楼”;到刘公岛,能近距离地凭吊一下北洋水师的海军公所,追念一下甲午海战牺牲的英烈。另外,蓬莱的海产品种类齐全而新鲜;威海卫的“韩国服装城”琳琅满目,更是女同胞的购物天堂。

海风,海浪,海鸥;沙滩,浴场,礁石,夏天的养马岛,清新,素颜,浪漫。疗养员和游客尽管来去匆匆,但都感到来这里康养舒心,且收获满满,难怪一位矿工业余作者感慨地说:“这里既是我们的‘矿工之家’,也是我们矿工的‘诗和远方!’”(作者单位:退休职工)

赏月

李倩倩

几缕白云幻化成纱,
缭绕着柔情似水的月亮,
嫦娥在月宫中翩翩起舞,
演绎如醉如痴的故乡梦,
撩人,唯美。

看星月相辉,思念遥寄,
听琴瑟乡曲,魂牵梦萦,
那一轮玉魄,
挽住了人们无限的情丝,
眷恋,绵绵。

一轮完美的明月,
一颗颗祈祷的心,
祈盼,
疫魔劫波必战胜,
千里共婵娟。

(作者单位:晋兴公司)



故乡的雨

吴国荣

我对故乡的雨情有独钟。

漫长的冬天后,有一天突然下起了雨。大人们欣喜地说:“春雨贵如油。”可小时候的我没觉得雨贵在哪里,只是觉得新鲜。每到春雨时节,我便戴上草帽或者打着伞,到街巷、村口、生产队的场院里,看一看山的朦胧、田野的葱郁,赏心悦目。我喜欢春雨还因为它能帮我省些力气。我的老家地处干旱的坡塬,降雨量比较少,地下水层又很深,人畜用水都靠旱井来解决。旱井里都是雨天街巷里蓄集起来的水。雨水刚流到旱井时,既混浊又有异味,非要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饮用。因此,雨天接屋檐下的天水就很重要了。我家那时住在一座陈旧、简易的四合院,四面都是屋檐。两边的房檐对接形成四个大檐头,每个檐头下都放置着一口水缸,就是为了盛接雨水。每到下雨,母亲就会把家里能腾空的小瓮、面盆、洗脸盆等容器都放在屋檐下。如果都存满,这些水够全家吃上十天半月,这时候旱井里的水就能接着用了。如果这一年的雨水够多,我就不去挑水了,所以对雨我

又多了些期待。

较之于春雨,夏天的雨水就不一样了。“晓作狂霖午又晴”,来时兴致勃勃、气势滂沱,去则心满意足、艳阳高照。当大地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接收准备,夏天的暴风骤雨已经倾盆而下。满街巷、道路的水都流到沟壑,流到田间。如果农田不平整,低洼的地方就可能积满水。如果低洼的地方有田鼠窝、野兔洞、塌陷的古墓,越积越多的水随着隐形的水路越冲越大,最终形成大的水壑。水壑很危险,会引起田地塌陷,平田整地后才彻底杜绝。当池塘的水满了以后,它摇身一变,成了澡堂、泳池和浣纱洗衣的地方。最初,我们并不在池塘里玩耍。后来,村里来了一伙来插队的北京知青,都是十七、八岁的年纪。池塘一有水,他们就去游泳戏水,我也混在其中。每天上学放学后,我都要去池塘里玩一会,久而久之竟然学会了狗刨式泳姿。

纳兰性德这样写秋雨:“夜雨做成秋,恰上心头。教他珍重护风流。端



南湖红船

任勃 (晋兴公司)

太阳石

的为谁添病也,更为谁羞。”凡是写秋风秋雨的诗词,大多以“愁”字来涵盖主题:秋风秋雨愁煞人、客愁生怕秋阑雨……农民也怕秋雨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但是秋雨绵缠,一下好几天不停。老百姓靠天吃饭,如果天不随人愿,一年的收成收不回,直教人哀怨连连。当然,雨打芭蕉、竹窗凉雨则是另一种感觉。机缘巧合下,我借到了一套《红楼梦》,晴耕雨读。秋雨好像别具文气,也非常有诗意。在瑟瑟的秋风秋雨中,我通读了《红楼梦》,并且反复吟诵其中

的诗词,几乎可以背诵。

冬天下的是雪,但雪的本质是雨。冬天是农闲的季节,无论农民还是冬小麦,对于雨雪都没有太多的渴求。大雪过后的村庄,天地皆白,在冰雪的雕塑下,臃肿的村野宛若童话的世界。村落依坡就势,高低错落,高望远眺,满眼琼楼玉宇,像极了影视剧中的天宫圣殿。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描写故乡的雪景:“日画晨窗风启门,岭上人静梦中回。野望无垠晴更好,雪中黑犬印梅痕。”

退休之后,我回故乡

小住的次数多了。去年秋天回去小住的时候,秋雨连绵下个不停。对我来说,再下也没什么影响,路是水泥路,出行也有农用车,呆在家里,该看书看书,该写字写字。间或也有门前屋后的故乡发小、同庚来家里小坐,除了嘘寒问暖,各述家境,便是抱怨这秋雨下得没完没了。

故乡的雨对于庄稼人来说,无论喜怒哀乐,都是真情的吐露,因为它和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。而雨对于生活在城市中

人,影响似乎没那么明显。“人情旧雨非今雨,老境增年是减年。”影响我情绪的旧雨离我愈来愈远了,今雨如何,似乎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但故乡仍然有我栽种的树木,有我的菜畦花圃,有我的魂魄气息,更有我的父老乡亲,我愿故乡云蒸霞蔚,风调雨顺。

